

乡野童年



◎ 闫金峰

在乡下孩子的童年里,广袤的田野、古朴的村落、村边的水塘与遍野草木,便是我们一年四季最自由、最热闹的乐园。那些浸过清风岁月的乡野趣事,鲜活滚烫、质朴纯粹,深深烙印在心底,岁岁回望,依旧念念不忘。

盛夏麦收结束,田野褪去金黄,天地骤然开阔清朗。黄土垄间,散落着农人收割后遗落的串串麦穗。我们三五成群,弯腰俯身,在田地里细细搜寻、慢慢拾捡。尖尖麦芒轻刺指尖,炎炎烈日灼烫脊背,浑身大汗淋漓,心里却踏实充盈。那一点微薄的收获,便足以盛满整个夏日的童真与欢喜。

故乡的夏天,昼夜皆有乐趣,欢乐连绵不绝。白日无事,我们揉出一团软糯面筋,缠在长竹竿顶端,踮着脚穿梭林间,轻手轻脚粘捕枝头鸣蝉。声声蝉鸣伴着阵阵童笑,交织成故乡盛夏最鲜活热闹的烟火乐章。

暮色渐垂,暑气慢慢消散,夏夜的热闹才刚刚登场。晚风轻拂村落与原野,我们结伴钻进树林,借着月色、手电微光,弯腰搜寻树干、泥缝里的知了猴。走走停停,寻寻觅觅,夜色静谧,童心雀跃,细碎的欢喜铺满整个悠长夏夜。

乡野四时流转,各有清甜滋味。闲来折一枝鲜嫩甜高粱,剥去粗糙硬皮,入口清甜多汁、满口回甘,远比集市糖果解馋。夏末秋初,田间蚂蚱遍地蹦跳,我们就地拾柴生火,把捉来的蚂蚱烤得焦黄喷香。这般粗简随性的乡野吃食,无需精致佐料调味,却是儿时味蕾中无可替代的人间至味。新熟的嫩麦粒搓去外皮,细细咀嚼,软糯鲜香、麦香纯粹,藏着故土盛夏最干净的清甜。

伙伴相聚,乐趣无穷。田边空地升起袅袅炊烟,我们围坐一团烤嫩玉米。烟火缭绕间,一张张小脸熏得乌漆麻黑。彼此对视一眼,狼狈滑稽的模样,总能引得众人开怀大笑。年少的快乐本就纯粹简单,一缕烟火、一丝焦香,便足以温柔整个盛夏。

儿时懵懂顽劣,总闹出许多糗事。嘴馋难耐,便偷偷揪一撮邻家蒜苗塞进嘴里,辛辣气息直冲鼻腔,瞬间呛得热泪打转。一边揉着酸涩通红的眼睛,一边又忍不住偷偷窃笑,狼狈又欢喜。下地割草时,瞥见树下滚落的野果,悄悄拾起藏进草筐,心底一半惴惴不安,一半窃喜满足。这份隐秘纯粹的小美好,长大后奔波半生,再也无处寻觅。

江南的雨

◎ 单素利



烟雨这个词,不在江南待久了,是写不出来的。喜欢江南最原本的样子——不是游人如织的明媚,而是水汽里化不开的潮润。白墙湿成一片灰,远山淡得只剩轮廓,雨声从瓦当滴到石阶,一声一声,都慢。这样的江南不跟你寒暄,只让你安静地走、安静地看。桥还在,河水还在流,只是旧时的乌篷船换成了现代的游船。你站在同一片雨里,和千年前的过客看的是同一场雨。

也好。晴天属于游客,阴雨天才是江南留给故人的。又入江南。温润潮湿的气息迎面扑来那一刻,心便醉了。

第二天,就遇上一场雨。因为雨,江南的气息愈发浓厚鲜活,江南也变得更有味道了。入住的客房外连着露天阳台,雨打在栏杆上,滴滴答答,宛如大自然弹奏的曲子。静坐着听雨,看雨越下越大,一点点模糊了远方的屋檐。身为北方人,对江南我始终怀有一种说不清的情愫。年少时,总有人说我像南方人,心底便悄悄欢喜——原来一直耿耿于怀的身高,别人口中的小巧,竟因这份相似,多了几分暖意。喜欢江南,喜欢它的温婉它的四季常青,喜欢它的青石板路小桥流水,更喜欢那软糯轻柔的细语。想起江南的另一场雨。也是在这样一个季节,吃完晚饭和朋友出来,雨就那么来了,猝不及防。我们躲进一家小店的门廊下,看雨水

顺着屋檐淌下来,在路灯下闪闪发亮。店主没有赶我们,反而搬出两张小板凳,笑着说:“坐吧,雨停再走。”旁边坐着一位老人,慢悠悠地喝茶,看我们几个外乡人站在门口,笑了笑,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说:“急什么,雨总会停的。”后来雨小了,我们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往回走。雨水顺着屋檐滴在肩上,凉丝丝的,也不恼人。朋友一时兴起,要去坐船。那个雨夜,游船上只有我们几个人,无意间竟成了独享。风迎面吹来,我闭上眼,温润潮湿的风拂过脸颊。那个雨夜,一直记到现在。前些日子,一位很久没联系的朋友发来消息,说工作有了进步,报个喜。看着那几行字,我愣了很久——时间和空间好像忽然缩了回去,一切又被拉回到从前。不散的

藏在绘市里的圆满

◎ 张强

一句慢慢啃着书页上的文字。遇到认不全的字,他也不慌张,对照画面里的人物神态,顺着故事脉络,自己补上几句。

儿子半点不嫌弃爷爷读得磕磕绊绊,小脑袋安稳靠在老人肩头,双腿蜷在被褥上,时不时仰起头抛出各式问题,一会儿担心坏人抓住游水小队的孩子,一会儿又好奇他们藏在哪片山林。无论儿子问什么,父亲都会停下手里的书,微微俯身凑到孩子耳边,放缓语速。

我倚在门框上静静望着二人,忽然想起前几日饭后闲聊,父亲无意间说起埋藏心底许久的遗憾,声音轻得像一缕微风:“以前那个年代哪见过这些花花绿绿的图画书。我小时候,别说有人坐下来给我读书讲故事,能吃饱一顿饱饭都不容易。我也只能盯着墙上贴的年画自己胡乱猜想。后来有了你,我四处打零工挣钱糊口,每天天不亮出门,深夜才能踏回家门。你当年缠着我要听故事,我连安安稳稳陪你坐一会儿的工夫都没有,更别提捧着书本一字一句读给你听了。”

听得我心头发酸,刚想宽慰两句,父亲转头望向一旁玩耍的儿子,眼底漫开一层温软暖意,轻轻笑了笑:“现在好了,我天天守着大孙子,有大把空闲时间。当年没能给你的陪伴,如今全都能讲给孙子听,也算圆满了。”

午后阳光透过玻璃窗落在屋内,一层暖融融的光晕裹住一老一小。父亲脸上泛着柔和的光,儿子身上红色上衣鲜亮夺目,身侧堆叠整齐、印着碎花的被褥衬得这间小屋满是踏实温暖的烟火气。我走到床边坐

孩童嘴馋,也常悄悄偷摘邻里田头瓜果。乡里民风淳朴、人情温厚,邻里长辈向来包容孩童顽性,大多看破不说破,从不苛责。待到暮色四合,炊烟漫遍村落,主人便站在街头或屋顶,拖着悠长温软的乡音轻数落几句,乡音悠悠,传遍街巷。我们躲在暗处屏住呼吸,不敢出声,满心慌张又藏着几分侥幸。如今回望旧事,心中没有半分怨怼,只剩故土人情独有的宽厚温柔,年年岁岁温暖心房。

秋风凉爽,暑气散尽,水塘水位渐渐回落。秋日最盛大的乐事,便是全村老少齐聚塘边,淘水干塘、捉鱼摸虾。一场秋风过后,村中大塘水位下降,藏匿了一整夏的鱼虾尽数显露踪迹。乡亲们拎起旧盆,敲得叮当作响,一声声吆喝传遍村落,邀约邻里一同捕鱼。一声招呼,全村响应,男女老少提桶扛网,浩浩荡荡奔赴塘边,场面热闹非凡。

壮年乡亲踏入泥水,分工筑围堰、淘干积水;我们孩童围在浅滩,追逐逃窜的鱼虾,嬉闹奔跑、乐此不疲。哗哗水声、朗朗笑声、阵阵呼喊声交织相融,喧闹有序、生机盎然。待塘中积水渐渐排尽,鲜活肥美的鱼虾四处窜动,满塘都是此起彼伏的惊喜与欢腾。一身泥水,满篓鲜鱼,一村人共享自然馈赠,这便是故乡秋日最鲜活温情的烟火图景。秋意渐浓,田间乐趣愈发丰盈,我们穿梭田垄,拾花生、捡豆粒,湿润泥土裹挟着作物清甜,尽是大地慷慨赠予的踏实欢喜。

凛冬悄至,草木凋零,万物归于沉静,故乡的冬日依旧趣意盎然。村中大塘冰封如镜,厚厚的坚冰平整宽阔,成了我们天然的冰雪乐园。白日子里,在冰面肆意滑行、追逐打闹、抽打陀螺,清脆的鞭响与爽朗的笑声,在空旷原野久久回荡。

塘边连片芦苇,是我们冬日专属的秘密秘境。最爱在芦丛里搭窝棚、藏猫猫。凭着孩童的机灵顽皮,将芦苇左右交替踩倒,踏出两条平行小道,再顺势把中间芦秆压出尖顶弧度,俯身钻进隆起的芦丛之间,一座天然隐蔽的芦苇窝棚便搭成了。这般天真随性的玩法,只属于年少时光。躲在密不透风的芦棚里藏身嬉戏,自在安逸,趣味无穷。

所有扎根泥土、贯穿四季的童年旧事,朴素粗粝,却热烈真挚、鲜活动人。从盛夏的林间嬉闹、塘边追蝉寻知了猴,到秋日的田间拾趣、干塘捕鱼,再到冬日的冰上逐乐、芦丛躲猫猫,一幕幕、一帧帧,都是无可复刻的珍贵时光。

岁月缓缓流转,人事悄然变迁,城市市井烟火慢慢替代了乡野旧景。可那些无忧无虑、肆意洒脱的童真片段,始终珍藏心底、历久弥新。每每独处回望,故土的温柔、童年的热烈,便漫上心头,成为余生最绵长、最治愈的温暖念想。

(作者单位:河北公司衡水电厂)

终究不会散,即使再也不见。猛然又想起那位老者的话:别急,雨总会停的。此时此刻,又是一场江南雨。只是这一回,我一人坐在这里。雨还在下。不远处的水面上,涟漪层层散开,又缓缓聚拢。不知过了多久,雨声渐渐稀了。从哗哗地倾泻,变成嗒嗒的滴落,坠在阳台栏杆上,发出清脆的一响。天边透出些微的光,空气被洗得干干净净。我站起身往远处望,地面湿漉漉的,草木被洗得青翠欲滴,水面波光微动。

雨停了。鸟叫了几声。那个雨夜的朋友们,如今各自散落在不同的城市,过着各自的日子。前些日子出差,本约好与其中一位朋友相见,但终究因种种缘由错过。说不遗憾是假的——临行前的傍晚,我站在酒店窗前,看着陌生的街景,忽然想:也许这样的未遇,反而刚刚好。有些事情,有些人,不需要再见,只需要留在那一年的江南,留在那一场雨里。隔着岁月与烟火遥遥望过去,恰恰好,也是团圆。人和人之间的缘分,就像一场雨。来的时候,是真切切地来了;停的时候,也就那样停了。人这一辈子,能一起淋过一场雨,就够了。江南的雨来去都像一场梦。醒来时,世界像新的一样。

(作者单位:神华能源报社)

生命

◎ 薛嘉伟



生命是晨光里悄然破土的芽
在风尘里默默扎根,不喧哗
迎着风,承受岁月的霜与霞
把平凡的时光,慢慢酿成茶
它是山间溪流蜿蜒的步伐
绕过顽石,也吻过岸边落花
不问前路还有多少落差
只顺着本心,一路向天涯
生命是人间一场温柔的抵达
从啼哭开始,奔赴烟火人家
有年少轻狂,有青葱牵挂
也有历经风雨后的安然淡雅
它是深夜孤灯执着地描画
在迷茫之中寻一束微光落下
熬过寒冬凛冽,静待春发
每一次坚持,都不负年华
生命有脆弱也有坚韧的铠甲
会流泪彷徨,也会整装出发
接纳遗憾,包容世间繁杂
以温柔之心,善待朝暮年华
不必追逐浮华,不必艳羡繁华
活着本身,就是最美的回答
珍惜每一寸光阴每一缕烟霞
用心走过一程,便不负造化
于平凡中生长,于风雨中挺拔
让灵魂向阳,永远不负韶华
心怀善意行走,不负人间蒹葭
生命本如歌,缓缓唱尽风华

(作者单位:包神铁路机务分公司)

露天矿的干枝梅

◎ 汪刚

风掠过露天矿的沟壑采场,裹挟细碎煤尘,漫过连绵起伏的矸石荒坡。这片常年风沙肆虐、寒暑分明的土地,没有沃土繁花,不见雅致园林,却倔强生长着一丛丛干枝梅。它们扎根乱石缝隙,挺立贫瘠坡地,耐盐碱、抗风沙、抵寒暑,岁岁枯荣,生生不息。这旷野间最朴素的草木,恰似默默坚守的露天矿能源人:于艰苦环境安身扎根,在平凡岗位绽放价值,凭一身坚韧风骨,守护万家灯火的融融暖意。

在露天矿区,干枝梅是最能代表坚守品格的草木。它不挑水土、不恋暖阳,别处花草偏爱沃土暖阳,它却独守矿山荒坡。春日抵御漫天风沙,夏日不惧烈日灼烤,秋日熬过满目萧瑟,冬日顶住凛冽寒霜。寻常草木逢疾风易折、遇贫瘠便枯,唯有干枝梅枝干遒劲挺拔,花色素净淡雅,纵使身处荒芜绝境,依旧向阳而立、从容生长。它不与群芳争春色,不随世俗逐浮华,静静扎根山野,以蓬勃顽强的生命力,装点苍凉辽阔的露天矿区。这般坚韧不拔的品性,正是一代代矿工的真实写照。

露天矿作业现场,从无安逸舒适可言。职工朝迎晨雾、晚伴星辰,盛夏头顶酷暑,寒冬脚踏寒霜;轰鸣机械朝夕相伴,飞扬煤尘是日常底色。重型卡车往来穿梭,采场逐层开拓,矸石堆叠成丘,每一块乌金开采的背后,都藏着能源人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。大家常年倒班驻矿,远离市井繁华,扎根旷野深山,直面恶劣天气、单调工序与繁重劳作。遇风沙不曾退缩,逢严寒不曾畏惧,担重任从不懈怠,一如矸石坡上的干枝梅:环境越是艰苦,初心愈显坚定;历经风雨磨砺,担当愈见本色。

干枝梅最动人之处,在于“枯而不落,寒而不凋”的执着风骨。四季轮转,一众草木零落衰败,它依旧傲然挺立山间,风骨不变、生机长存。矿山人亦是这般,初心不改,坚守如初。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只有年复一年的默默值守;没有慷慨激昂的誓言,只有脚踏实地的责任担当。一身工装掩去温情,满腔热忱扛起重使命,用汗水深耕矿山热土,以坚守保障能源稳定供应,凭平凡付出,托举城市运转、人间万千烟火。

旷野长风不息,山间梅影悠悠。一株干枝梅,见证矿山岁月沧桑;一群追光筑梦人,书写能源保供使命担当。扎根矿山热土,固守平凡一线,露天矿人如干枝梅一般,耐得住荒寂苍寥,扛得住风雨考验,守得住赤诚初心。以坚韧为骨,以责任为魂,默默耕耘、久久为功,在苍茫矿山大地上,绽放出能源劳动者独有的动人芳华。

(作者单位:平庄煤业锡林河公司)

家园

人文 情怀 内涵 知书
情感 艺术 感悟 体验

